

世界禁书文库

贵人 女人 小人

原 著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翻 译 潘小松

KING, QUEEN, KNAVE

Copyright © 1968 by Vladimir Nabokov

© 1996 时代文艺出版社

The Tim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本书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和 Smith/Skolnik Literary Management 代理由 The Estate of Vladimir Nabokov 授予全球中文版独家专有出版权。

吉权图字: 07—1997—114

贵人 女人 小人

作 者:[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译者:潘小松

责任编辑:张四季

责任校对:冯晓岩

装帧设计:魏国强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170 千字

印 张:10.75

版 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2 000 册

书 号:ISBN 7—5387—1131—7/1·1088

在我所有的小说中，这个聪明
的小野货是最欢快的。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译 者 序

四季先生电话中告诉我《贵人 女人 小人》的二校已出，仍希望作为译者的我就小说说几句。纳博科夫的几部其他小说如《洛丽塔》等没有介绍性的文字还真不好懂。但是，我译的这本却通俗易懂得无需多费读者的眼神来读译序。

原书名为《老 K、杰克、王后》，指扑克牌中的 K、Q、J，按习惯的游戏方式，K 指责人，Q 指王后，J 指小人，为便于我国读者理解，书名译成《贵人 女人 小人》。

故事再简单不过了：是关于一家男子服装商店有钱而喜欢喧闹的店主的故事。粗鲁、自满、男人气十足的德瑞尔足令他那细腻而冷漠的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妻子玛萨厌恶。玛萨被他的钱所吸引，但十分反感他那没完没了忘乎所以的激情，于是把欲念转向丈夫的外甥，瘦弱、笨拙、近视的弗朗兹。刚到柏林不久，投靠舅舅的弗朗兹就在舅妈的床上回报了舅舅的恩赐。

这本小说只隐约交待了一下历史背景：30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时期。其他种种完全可以撇开历史来读。

纳博科夫的本事在于能化这种三角恋的陈词滥调为出人意料的故事故。比如：开篇的章节你不会想到3人同车厢会引出事后的关系，连他们是舅甥关系都不会想到。弗朗兹并不属于主动进攻的花花公子，他甚至有点木讷呆板，顶多是一闪念贪恋过玛萨的美色；然而，社交机会较多的玛萨却看上了他。德瑞尔曾有过一两次机会“当场抓获”妻子的，关键时刻作者却笔锋一转，让读者永远也读不到他大怒的场景，叫人虚捏一把汗。玛萨想害死人却自己先死了，这不能不让人想到宿命论——中国人所谓罪有应得是也。这个结局也不是平庸三角恋小说里容易读到的。反正我是想追问弗朗兹和玛萨孽恋结局的，结果出我意料，但并不感到失望。

潘小松

1997年5月19日

京西翠街路有巢斋

前 言

在我所有的小说中，这个聪明的小野货是最欢快的。流亡他国^①、赤贫、思乡怀旧之类的东西对恣意汪洋的行文没有影响。

本书 1927 年夏构思于北欧的波美拉尼亚湾的海滩，次年冬天写作于柏林；1928 年夏完成，同年 10 月初由俄国移民办的“斯洛沃”出版社出版，用的是俄文书名。这是我用俄语写的第二本小说，时年 28 岁。当时我已在柏林断断续续生活了大约 6 年。跟一批知识界人士一样，我当时绝对肯定下一个 10 年的某个时候我们都会回到一个好客的、鲜花盛开的俄国。

同年秋天，厄尔斯坦取得了本书的德语出版权。翻译工作是由西格弗雷德·冯·维吉萨克完成的，我清楚他胜任这项

^① 纳博科夫 1899 年出生于圣彼得堡。1919 年他全家逃往德国，因此自认是流亡者。

工作。我记得1929年初我见过他。当时我同妻子用着厄尔斯坦慷慨的预支版税匆忙取道巴黎去东方的比利牛斯山脉作了一番走马观花的旅游。我们晤谈的地点是在他住的旅馆。他患着重感冒，躺在床上，还戴着单片眼镜，样子很惨。美国名作家们在酒吧之类的地方高乐着，如人们常说的，这是他们的习惯。

人们自然推测一个俄语作家专选一系列德国人物（最后两章中我与我妻子的出现只是巡视）来写是在给自己制造不可估量的麻烦。我不会讲德语，没有德国朋友，当时也没读过原文的或翻译的德国小说。然而，在艺术领域也跟在自然领域一样，明显的不利因素却常常是微妙的有利因素。我第一本小说《玛丽》（1926年由“斯洛沃”出版，也由厄尔斯坦出了德语本）中弥漫的“人性湿度”仍存在，但那本书当时已不再取悦于我（现在出于某些原因它又能取悦于我了）。在那劳什子里我所展示的流亡人物一看便知是那个时代的人物，很容易识别他们的身份的。他们身上的标签都写着些什么，不幸已不太清楚。然而，我也没打算以法国“人类文件”式的方法做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有什么由其成员之一忠实地描述的与世隔绝的社区——无非是些激情化的令人乏味的民族心灵感应更平淡呢，现代小说里常出现这种令人感到压抑的东西。在逐渐解开内心缠绕的东西的阶段里，我尚未发现（或者说还不敢应用）10年后在《礼物》^①中所用的重造历史情境的非常特殊的方法。缺乏任何情绪参与，未知世

① 又译《天赋》，纳博科夫著名的长篇小说。

界的童话式想象自由回应了我捏造的梦境。我满可以把《贵人 女人 小人》的舞台安排在罗马尼亚或荷兰。由于熟悉柏林的地理和气候，我还是选了柏林。

到1966年底，我儿子准备好了本书的英文全译本^①。我将之同俄文本一起放在案头。此时我预感到不得不作一系列修改，而修改将影响这本成书40年的小说的文本。这本书清样校过后我就再没读过，读清样时的作者比目前的修改者年轻两倍。不久，我觉得原作比我期望的还要乏味。我不希望因讨论那些小改动而破坏未来的校读者的阅读乐趣。仅容我表白一下：我作这些改动的主要目的不是去美化一具尸体，而是允许一息尚存的身体享有一定的内能，这些内能此前被思想的匆忙和言语的怠惰以及经验不足和心情急迫所湮没了。在这个生命的肌体里，那些可能性事实上在呼唤着发掘和释放。我不无滋味地完成了这一手术。流亡者期刊上最仁慈的批评家们大惊的我书中的“粗鄙下流”的内容当然被保留了下来，不过我承认无情地删改了许多细枝末节，如最后一章的关键转折处，那是为了暂时去掉弗朗兹。格拉维兹别墅的某些重要场景占据作者注意力时他该碍事。作者用了卑鄙的权宜之计，让德瑞尔把弗朗兹支往柏林，身上带着的鲜贝形状的香烟盒是要还给一个商人的，这个商人在作者的纵容下将烟盒放错了地儿（我明白，1966年在《说吧，

^① 纳博科夫仅用英语创作6部长篇小说，其余的长篇小说都由他和他儿子译成了英语。

记忆》^①中类似物件也出现过，也恰到好处，其形状如有名的《寻找失去的时间》里的蛋糕）。我不能说在一本昔日的小说上我感觉在浪费时间。修订本兴许会感化那些反对作者（无疑出自宗教原因）的读者并使他们娱目，好让他们不再说作者在写一本酝酿了5年的新小说的同时，还在不知疲倦地泰然自若地一本一本复活着他的所有旧作。然而，我认为，即便是不信上帝的作家也大多不能丢弃其旧作，况且这些旧作产生的历史环境是俄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作者那遥远的令人伤心的国家当局并未放过这些作品，而是怀着恐惧禁了它们。

我尚未谈及《贵人 女人 小人》的情节。这一故事的情节人们基本上并非不熟悉。事实上，我怀疑两位巨手巴尔扎克和德莱塞会指控我大大地模仿了他们的作品。不过，我发誓当时我未曾读过他们的荒谬作品；即便是现在我还是不太明白他们在柏树下讲的是个什么玩意儿。毕竟，夏洛特·洪堡的丈夫也不是什么无辜的家伙。

谈到文学的气流，我必须承认在俄文本里我有点吃惊地发现了这么多的“内心独白”段落——这与《尤利西斯》^②无关，我当时几乎不知道这本书。不过，在稚嫩的少年时代起我便阅读了《安娜·卡列尼娜》，那里边有一整个场景都由那种语气的东西构成；100年前这还是伊甸园般新鲜的东西。

① 纳博科夫童年时代的自传。

② 爱尔兰著名小说家、诗人詹姆斯·乔伊斯的名著，曾被美国政府因内容淫秽查禁。

西，现在则人人熟练运用了。另一方面，我对《包法利夫人》的亲昵模仿，有素养的读者不会区分不出来，它代表我对福楼拜的恭敬。我记得一个场景中艾玛冲着黎明中的情人的城堡爬去，她沿着爬行的是阴暗的令人不堪的里弄小巷，连霍梅都望而却步。

像平常一样，我希望看到这一点：像平常（像平常一样，我喜欢的几个敏感的人看上去会很傲慢）一样，维也纳代表团未被邀请。然而，如果一个坚定的弗洛伊德^①分子要溜进来，他或她就得小心小说中四处设了许多残酷的陷阱。

最后讲讲本书的标题。这三张宫廷纸牌^②我保留的全是红桃的，舍弃了一小对。我的两张新牌会充分说明牌局的，因为我在这种玩法中总是手气不错。在一团烟雾中险胜一筹。青蛙的心——俄语方言中如是说。铃儿响叮当！我只能希望我旧时的好搭档们有一手顺子牌，腰包塞得满满的，会觉得我正在摊牌。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1967年3月28日于蒙特赫斯

① 弗洛伊德：奥地利著名精神分析学家。纳博科夫不喜欢他的学说，作品中经常出现对他的讽刺性言词。

② 本书英文原名为《K、J、Q》，按习惯的游戏方式，K指贵人，Q指王后，J指小人。为便于我国读者理解，书名译成《贵人 女人 小人》。

第 一 章

那只巨大的黑钟的分针仍然静止未动，不过就要做出一分钟一次的动作了；那反抗性的一震会搅动整个世界。这钟将慢慢转过脸去，带着失望，带着愤嫉，带着厌倦；就像那些铁枕块一样行将一个地走过，像无精打采的男像柱一样带走车站的拱顶。站台将要开始移走烟头、废票、阳光照射下的尘土屑，不知把它们驱往何方。一辆行李推车会滑将进来，车轮则一动不动。随后会跟上来卖报刊的小摊，挂着诱惑人的杂志封面——裸着玉体的美人的照片。

动态中的站台上到处是人群、人群、人群；有挪动着脚的，有站着不动的，有大步向前的；有缩在一旁像是在梦中痛苦挣扎着什么的，作恶心要吐状，腿肚软得像棉花，一阵一阵的，几乎要躺倒在地。

分别的场合女人总是比男人多，一如既往。弗朗兹的妹妹那瘦狭的脸上带着早起的苍白，嘴里带着令人不快的空腹的气味；她身上披着的花格子披肩显然不是城市姑娘的穿

戴。他的母亲滚圆矮小，一身棕色衣着，像个结实的小猴子。

看，告别手帕都开始抖动了。

消失的不仅仅是两张微笑的脸，车子离开的不仅仅是报摊、行李车、水果点心车：那红艳熟透果肉丰满诱人的草莓急切地等人去咬一口，这些果肉都在表示跟舌头的亲近——啊，一切都过去了。在身后落下的不只是这一切，还有玫瑰色秋天晨雾中笼罩的整个古老的城市：广场上雄伟的赫佐格石碑、黑色的大教堂、商店的标志——高帽、一条鱼、理发店的铜水池。

此刻世界不再静止。豪华样式的房屋走过了，他家开着窗户的窗帘在飘动，地板裂了一道缝，墙壁震颤着，母亲和妹妹在匆忙喝着早晨的咖啡，家具被震动得发抖；速度越来越快了，越来越神秘了，房屋在动，教堂在动，广场在动，人行道在动。

尽管耕耘过的田野早把一块块田地映入火车车窗的视野，弗朗兹骨子里仍觉得自己生活了 20 年的小城仍未消失远去。

这是三等车厢的木长椅座位；在弗朗兹身旁坐着的是两个穿灯芯绒衣服的老太太；还有一位胖妇人，免不了有着红脸颊，免不了腿上放一篮鸡蛋；一个金发碧眼的小伙穿一身棕黄色的短衣，体格结实，很有棱角，很像自己的模子，身体紧裹在衣服里，好像是黄石头雕出来的一般。他使劲把这印象甩掉，把它塞进了行李架。

弗朗兹对面挨门放着的，是一本杂志，上面有一幅令人

气喘的女郎的照片。过道的一个车窗前站着一个穿黑大衣的宽肩膀男人，背对着包厢。

火车此刻疾驶着。弗朗兹突然将手紧贴着身体两侧，脑子里被一个念头占据了：他把钱包丢了，里边有那么多东西：硬纸制的车票、一个陌生人的名片上面有宝贵的地址、一个月纯洁人类生活所需的帝国马克。谢天谢地，钱包在那儿，好好的，又硬实又温暖。

两个老太太开始抖落东西弄出声响了：在打开三明治的包装。过道上的那个男人转过身，略微一踉跄，后退了半步，随后克服了一下地板的摇晃，进了车厢。

这只鼻子的大部分都没了，或者从未长在上面。鼻梁上剩下的只是羊皮纸状苍白的皮，紧巴巴的，叫人恶心。鼻涕全然不顾体面，从两个黑而对称的洞中陡然直冲赶忙后退的旁观者。脸颊和前额显出几分几何状图影——又是黄色，又呈粉红，富有光泽。那张面具是他承袭来的吗？如果不是，那是什么样的疾病、什么样的爆炸、什么样的酸性物质把他弄成了这副模样？他实际上没有嘴唇。眼睫毛的稀少使他的蓝眼睛露出惊异的表情。尽管如此，这人的衣着挺帅，身材挺棒。厚大衣下穿的是双排扣外套，头发油光锃亮，像是假的。落座时他悠然地将裤腿向上拉了拉，戴着灰手套的手打开了放在座位上的杂志。

弗朗兹两肩之间感到的震颤现在转成了嘴巴里的奇怪感觉。他的舌头此刻抑制不住地活跃，硬腭让人讨厌地湿润。他的记忆陈列开了蜡像馆般的东西。他知道，他知道在蜡像馆的尽头某处有个可怕的陈列室在等着他。他记得一只狗在

肉铺门槛前呕吐的情形。他记得一个刚学步的孩子，使出吃奶的力气弯腰捡起一样如头般的塑料埋汰物放进嘴里。他记得一个老头一声咳嗽把一团粘液射进公共汽车售票员的手里。

一般在海湾弗朗兹脑子里才闪现这些意象；不过，类似的任何新的印象都会激发它们歇斯底里般地涌现在他的生活中。近些日子，每当这种休克过后，他总是俯卧在床上，尽量摆脱这种恶心的感觉。他对学校的记忆只有不停地躲避脸上疙疙瘩瘩、癞头癞脚、身上粘粘糊糊的同学可能或根本不可能的接触，要不就是别人强拉着他一起玩游戏，再不就是别人急于向他展露某个脏兮兮的秘密。

那男人在翻着杂志，他的脸和封面上的东西合起来显得不伦不类，叫人不堪忍受。粗俗的带鸡蛋的女人坐在这怪物身旁，困倦的肩膀挨着他。那年轻人的帆布背包紧挨着他的异彩纷呈斑驳无比的黑旅行包。最糟糕的是，老太婆们居然无视邻座禽兽般的家伙，大啃着三明治，有滋有味地吮着桔子那最叫人讨厌的部分；还用些碎纸片把桔皮包上，然后文雅地把它们掷到座位底下。

不过，当那个男人放下杂志，手套也不脱地吃起带奶酪的面食，还煞有介事地四处张望时，弗朗兹再也无法忍受了。他迅速起身，烈士般抬起苍白的脸孔；松了松寒酸的衣箱，将它拉下；拿起雨衣和帽子，晃晃荡荡地逃进过道；手提箱撞得门框一阵作响。

这节特别车厢是在前两站才挂到这趟快车上的，车厢里的空气还是新鲜的。他立刻感到一阵松快。不过，晕眩的感

觉还没完全过去。窗外掠过一排桦树，树间不时透出一道阳光。他开始沿着过道行走，边走边紧抓门把之类的东西作扶手，还朝车厢里窥探。只有一个包厢有个空座位。

他犹豫了一下，继续前行，努力摆脱两个有着脏乎乎双手和酱脸的孩子的意象；这两孩子的肩膀隆起，正等着捋母亲在脖子上打一记，因为他们不时想偷偷溜下座位，去旅客脚下难以容忍的地板上那堆脏纸屑里玩耍。

弗朗兹来到车厢尽头，停了片刻，脑子里突发异想。这个想法是如此甜蜜、如此大胆，且如此令人兴奋，以致他不得不摘下眼镜来擦擦镜片。

“不，我不能，毫无疑问。”气喘未定的弗朗兹对自己说。然而，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无法征服这一诱惑。随后，他用拇指和食指检查了一下领带结，在车厢连接处那一阵不稳的叮咛中，胃里带着剧烈下沉的感觉，他跨进了另一节车厢。

这是快车的二等车厢。对弗朗兹来讲，二等车厢是颇吸引人的所在，甚至有点罪孽的味道，有点像砸了一口浓度白酒后感觉的辛辣异常，或者像他有一次在上学的路上买的黄色头颅模样的巨大的西蕃莲。关于头等车厢，就没法梦想了——那是外交官、将军和超凡脱俗的女演员们坐的！二等，虽然……二等……只要他鼓起勇气。

人家说他故去的父亲（底层知名人物）有一次——那是很久以前了，在战前——就坐着二等车厢旅行，弗朗兹还是未能作出决定。他在过道口站住了，站在列着乘车需知的告示牌前。此刻掠过眼睑的不再是围墙般的森林了，而是广阔

的草坪，风光极为怡人。远处与铁路平行的是一条公路，公路上疾驶着一辆小人国里用的似的汽车。

正在这时，来回走动的售票员出现了。这下好了。弗朗兹补了一下票，可以进二等车厢了。一条不太长的隧道把火车引进黑暗，火车的隆隆声弄得他什么也听不见了。随后，车厢里又亮了，而售票员却已消失。

弗朗兹不声不响地微微鞠了个躬，进了包厢。里边只有两个人——一个明眸迷人的女士和一个大胡子修得像沾上去一样的中年男人。弗朗兹挂上雨衣，小心地坐下。这座位真柔软。座与座之间有半圆的设备相隔，正好齐额，让人觉着舒服。墙上的照片真浪漫——一群羊，岩石上一条十字路，一泻瀑布。

他慢慢伸开自己的长腿，从口袋里慢慢拿出一张折起的报纸。然而，他却读不进去。他木然坐在这奢华的环境里，举着打开的报纸，从报纸后面审视同包厢的旅客。噢，他们真迷人。那女士穿一件黑外套、戴一顶黑色的小帽，帽上嵌着一只钻石小燕。她表情肃穆、眼睛冷漠，黯然下视；一丝激情在上唇之上闪烁；一道阳光照出她脖子上白玉般的肌肤，光线似两道横线纤细地亘在喉咙处，像是手指划过的一般，上面一道，下面一道：按他的一位同学（难得的专家）的说法，这也是各种奇迹的象征。从柔软的衣领和花呢料衣服上判断，那男的一定是个外国人。

然而，弗朗兹错了。

“我渴了。”那男的说话带着柏林口音，“真糟糕，没有水果。那些草莓肯定极想让人去品尝它们。”

“都怪你自己。”那女士带着不快的声音回道，随后又添了些话：“我还没缓过来呢——办的蠢事！”

德瑞尔抬眼朝行色匆匆的天空望了望，没有回话。

“都怪你自己。”她又说了一遍，同时机械地拽拽带褶子的裙子。她不由自主地注意到，刚才在门角出现的戴眼镜的笨拙小伙似乎对她腿上的光亮丝绸产生了好奇心。

“不管怎么说，”她说，“这事不值当商量。”

德瑞尔知道自己的沉默惹恼了玛萨，不用说是的。他的眼里闪着孩子般的光，嘴唇周边的褶子在不停地收缩，因为他嘴里在翻嚼口香糖。

让妻子恼怒的那件事也的确是够蠢的。他们在蒂罗林度过了8月份和9月的上半月，此刻，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又在那个奇特而有趣的小镇上停留了几天，办点事儿。在小镇上，他去造访了表妹林娜，年轻时他俩常在一起跳舞，那是25年前的事了。他妻子明确表示拒绝陪他前往。

林娜现在是又矮又胖，还戴着假牙，但仍像从前那样爱说、那样可爱。她发现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不过，……也许会更糟的。她给他端来上好的咖啡，跟他讲自己孩子的事，直抱歉他们没在家。她问起玛萨（她不认识）的事和他的生意（这一点她很知底）。随后，她虔诚地停了一会儿，接着问他是否能给她出个主意……

房间里很热。苍蝇围着枝形吊灯在打转转。吊灯上的玻璃小灰罩就像脏兮兮的冰块。苍蝇每一转，那些灯罩就会亮一些（不知怎么的，他觉得好玩）。那些旧椅子以喜剧般的好客，伸出长毛绒罩着的胳膊。一只哈巴狗在织锦的长沙发